



慧炬新書介紹

「隋唐及五代佛教史」緒言

湯一介

*湯先生稿本原有兩種，一是二十年代末原中央大學（今南京大學）的油印講義，一是三十年代初北京大學鉛印講義。後者對前者作了若干修改，但缺油印本中某些章節。這次整理則以後者為底本，並據油印本補齊所缺章節。湯先生生前兩種講義上共有幾十處眉批，整理時均納入正文或注中。原稿第四章第十節「綜論各宗」是僅有一二百字的提綱，我根據先父解放後寫的《中國佛教無十宗》及《補論》，綜合成篇。第四章第十一節「隋唐內外教之爭論」及「隋唐佛教大事年表」均只有目而無文，現根據先父另一稿本《弘宣佛典年表》並參照其他資料補成「年表」，至於第四章第十一節則只能付諸闕如了。原稿引用的資料，整理時均作了核對，並一一注明了出處，同時還增加了一些必要的史料。個別觀點作了文字上的修改。——湯一介，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。

研究佛教史而專說隋唐二代，特為方便之假設，學者不可膠執也。蓋政治制度之變遷，與學術思想之發展，雖有形影聲響之關係，但斷代為史，記朝代之興廢，固可明政治史之段落，而於宗教時期之分割，不必即能契合。就隋唐佛教之宗派言，則慧文時屬北齊，智者亦生於梁代，天臺宗不必即起於開皇之初也。即就一宗言，則禪宗不惟有南北之分，且東山法門與曹溪血脈亦復異其趣。學者於區分佛教史之時代，當先明瞭一時一地宗風之變革及其由致，進而自各時各地各宗之全體，觀其會通，分割時代，乃臻完善，固非可依皇祚之轉移，貿然斷定也。

然自宗派言之，約在陳隋之際，中國佛教實起一大變動。蓋佛教入華，約在西漢之末，勢力始盛在東晉之初。其時經典之傳譯未廣，學者之理解不深。及道安以後，輸入既豐，受用遂勝。此中發展之迹，不能詳言。自陳至隋，我國之佛學，遂大成。三論之學，上承般若研究，陳有興皇法朗，而隋之吉藏，尤為大師。法相之學，原因南之攝論，北之地論，至隋之曇遷而光大。律宗唐初智首、道宣，實承齊之慧光。禪宗隋唐間之道信、弘忍，上接菩提達摩。而陳末智囀大弘成實，隋初曇延最精涅槃，尤集數百年來之英華，結為茲果。又淨土之曇鸞，天臺之智顛，華嚴之智儼，三階佛法之信行，俱開隋唐之大派別。且自晉以後，南北佛學風格，確有



殊異，亦系在陳隋之際，始相綜合，因而其後我國佛教勢力乃達極度。隋唐佛教，因或可稱為極盛時期也。及至唐末，唯識、俱舍雖有學者，相部、東塔雖相爭執，然其極盛之時約均在開元年間。禪宗興起，勢力甚盛，然唐末大起分化，而五派並立。德宗至文宗時，湛然、澄觀、宗密更與天臺、華嚴之教，然不久遭武宗之法難，即其經典亦埃滅少存。密宗自金剛智、不空二人弘法之後亦大張，至唐末日本僧人圓仁、圓珍猶相繼來學，然武宗以後，亦遂式微。蓋會昌法難至為酷烈，且繼以五代之亂世，及周世宗之毀法，因而唐代燦爛光輝之佛教，再不能恢復矣。

依上所言，佛教史之分期，蓋據勢力之盛衰而言。勢力之消長除士大夫之態度外，亦因帝王之好惡。隋煬帝之尊智者大師，唐太宗、高宗之敬玄奘三藏，武后之於神秀，明皇之於金剛智，肅宗之於神會，代宗之於不空，佛教最有名之宗派均因之而興起。而有開元之禁令，三階教由之而亡；有會昌之法難，我國佛教其後遂衰。宗教與政治社會之關係，固甚重要，因本此旨，述本期佛教勢力之消長第一。

佛教源出異域，傳譯因居首要：一、開發宗派，如法相之學至護法而詳密，論理之法至陳那而精密。玄奘入印，恰在其後，故唯識、因明由之大弘。二、決定盛衰，中唐以後，印度之佛教漸衰，中印之交通亦甚阻隔。唐末以來，佛法衰敗，亦此之由。而方隋唐佛法盛時，翻譯不但廣博完善，且有華人主持。隋之彥琮，唐之玄奘、義淨是矣。斯亦本期之特色，爰述傳譯之情形第二。

中國佛教，雖根源譯典，而義理發揮，在於本土撰述。注疏論者，表現我國僧人對於佛理之契會，各有主張，遂成支派。而宗義之變遷，首當明其實事經過之迹轍，及佛典翻述先後與其性質。故分為注疏、論著、纂集、史地著述、目錄五項，述本期佛教撰述第三。

隋唐佛教，承漢魏以來數百年發展之結果，五花八門，演為宗派。且理解漸精，能融會印度之學說，自立門戶，如天臺宗、禪宗，蓋可謂為純粹之中國佛教也。因分述本期宗派之概略第四。

漢晉之間，佛教來自西域，月氏、于闐、龜茲為其時重鎮。此後，多因我國僧人冒萬苦入印，得佛教之真傳。中土亦漸為傳法之中心，高麗、日本遂常來求法，唐時甚盛，由是而述本期佛法之傳布第五。

編者按：湯用彤先生（一八九三—一九六四）是我國著名的佛教史專家。他的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》在國內外學術界早已享有盛名。《隋唐佛教史稿》是湯先生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的授課講義。湯先生生前曾幾次打算修訂出版，均因病未能如願。現在，由湯一介先生將《史稿》進行了整理，以完其先父未竟之志。